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回 柳葉村燕子飛採花 松針嶺虬髯公祭劍

話說虬髯公用化骨丹在水面上把烏天霸屍骨化去，跳上山來，忽見山坡邊一株柳樹無端搖動，疑心樹上有人，正欲看個明白。只見有一團烏黑東西滾下樹來，分明像是個人。隱娘等多看幾眼，齊說一聲：「奇怪！」這黑影竟從飛霞挨身經過。飛霞吃了一驚，急拔寶劍砍去，修已不知去向。到底虬髯公眼明手快，喝聲：「是怎麼人？」兩足一頓，忽駕劍光，如飛追去。隱娘見了，也急寬下外罩衣服。交與飛霞，縱劍光在後緊隨。雲龍、飛霞要想趕時，怎趕得上，只得同在山中等候，驚歎世上異人之多。不料等至日色將西，不見二仙回山。二人無奈，商議下山，把各人師尊交給的外罩衣衫披在身上，免被旁人瞧見夜行服飾再多議論。飛霞因此間人地甚是生疏，問雲龍：「往何處投宿？」雲龍道：「且尋一個廟宇，暫住一宵，待明日遇見恩師，再定行止如何？」飛霞點頭稱是，遂向山前走去。按下慢題。再說虬髯公與聶隱娘追趕的這一個人，正是臨安劇賊燕子飛。他自從在露筋祠見薛飛霞碰死之後，逃至臨安，因這件事鬧得大了，恐防發覺，故此匿跡消聲，絕不在外為非作歹，甚是安分。其時，空空兒正在臨安地面物色人才，苦無當意。一日，在路上與燕子飛相遇，見他生得短小精悍，頗具異相，又見他行步矯捷，分明有些來歷，故意與他撞個滿懷，試試他有無本領。燕子飛眼光甚快，見劈面有人撞來，不知何故，急把身體一斜，蕩了開去。空空兒拉了個空，暗贊此人眼法、腳步色色不錯，倒是一個可造之才，但不知性氣若何。正在心頭思想，燕子飛見撞他的是一個面生之人，年紀甚輕，身材又小，猜不出是何用意，反和顏悅色的問空空兒道：「老哥走路，須要小心，幸虧得撞的是俺，倘是別人，豈不被你磕下地去。」空空兒聽見他語言和藹，滿心歡喜，回說：「在下一時去得匆忙，老哥恕我。但不知老哥高姓尊名，府居何處。」燕子飛見空空兒問他籍貫，他是慣走江湖積案重重的人，未免有些疑惑，隨口答稱：「萍水相逢，何須留怎姓氏，俺們各自走罷。」將手一拱，匆匆欲去。空空兒誤道他不願留名，頗類俠士行為，愈覺十分屬意，也把雙手一拱，道：「在下並無別意，因見足下英姿颯爽，氣宇不凡，故欲動問大名，稍志敬仰。足下何須深諱，豈不是見外麼？」燕子飛聽言，把空空兒又仔細一看，料他並無惡意，始道：「在下姓燕，別字子飛，這裡臨安人氏。不知足下貴姓？」空空兒笑道：「山野之人，何足掛齒。有緣相聚，日後自知。但今日有一言言語，意欲請教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燕子飛道：「有怎說話，你且講來。」空空兒道：「在下家傳拳棒，訪友來此，方才見足下避讓的時候手腳靈便，諒是慣家，欲思請至前面空曠地方領教一二，未知允否？」燕子飛聽罷此言，只因空空兒生得比自己還要瘦小，望上好如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一般，料他濟得甚事。因道：「聽你之言，原來要想與我較量拳棒，這有何難？不過有句話兒須要說明在先，倘然失手，把你打死，你可不悔？」空空兒道：「若被打死，怎敢怨悔。惟足下倘然勝不得我，那時怎樣？」燕子飛冷笑一聲，隨口答道：「我如勝不得你，拜你為師如何？」空空兒聞言大喜，說聲：「君子一言，我們快去。」二人遂走出鬧市，揀了一片平陽之地交起手來。

不到十數個回合，燕子飛已招架不住，暗想：「這個孩子，果然了得，不要把平日聲名喪於此人之手。且不曉得這人是何來歷，休要被牠暗算。」故此跳出圈子說聲：「果然好拳。你敢與我到那邊去再較一較，我才服你。」仗著平生的縱跳功夫，向斜刺裡拍的一跳，約有五丈多路，飛步要行。誰知空空兒不慌不忙，看他輕輕一躍，早已趕到前邊。子飛大驚失色，想道：「此人本領真是勝已十倍，何不竟踐前言，拜他為師，看他怎樣。若是有意意外，再圖逃走未遲。若使果無別意，得此名師傳授，日後不但可橫行江浙，並可走遍天涯。」主意一定，急將雙膝向地下一跪，口稱：「師尊在上，弟子不敢再行放肆，情願拜從門下，不知師尊肯容納否？」空空兒見了，哈哈一笑，雙手挽起，說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你如真欲拜我為師，須得遵我三件大事，方可把絕技傳你，且須擇個日兒。」燕子飛道：「是那三件？」空空兒道：「第一件，學技之後，不許倚恃本領妄殺生靈。第二件，不許姦淫婦女。第三件，不許私報冤仇。如能一一謹依，當天盟個誓兒。我綴日不但把拳術授你，且有劍術相傳。你須自問這三件事能下犯麼？」燕子飛聽得尚有劍術，愈知必是異人，因滿口答應不迭，道：「弟子件件多能遵得，如有違犯，日後願死亂劍之下。但求師尊允於何日傳道，且在何處相會？」空空兒見他語言爽利，一時認做好人，不禁非常之喜，當下訂了一個吉日，約在杏林橋燕子飛家中相會，並說明從太元境下凡收徒的一切情由。只喜得燕子飛出於望外，叩謝一番，方才別去。

到了那日，空空兒把青芙蓉劍令子飛設立香案拜過，然後傳他各技。因燕子飛的本事比著文雲龍尚高數倍，更覺容易進境。不消數日工夫，空空兒已悉數傳他。子飛留心習學，竟有青出於藍之勢。一日，空空兒想起黃衫客、紅線多在山東，不知怎樣了，別了子飛，向山東進發，說是去去即來。誰知空空兒去的時候，正是黃衫客等在城武縣動身之時，兩邊未曾會晤。空空兒到得山左，尚道黃衫等未去，因在省中打聽下落，一時不及回來。那燕子飛自從師尊去後，漸漸的故技復萌，想起當日薛飛霞一事，可惜一個絕色女子，死於露筋祠中，甚是懊惱。偶然與一個同道的好友烏天霸言及此事，天霸說：「燕乙哥，你好久在家學藝，沒有出來，怪不得外間的事一些不知。你說的那薛飛霞，似乎未死，近來我有個朋友打從城武回來，說起城武縣知縣甄衛自縊死了，因為有二男一女兩個刺客盜去印信而起。那女子的名兒就是這薛飛霞三字，看來乙哥那日走了之後，這飛霞被人救去也未可知。」燕子飛聞言，呆了半晌。只因飛霞平日無縛雞之力，如何能做得刺客，不甚相信。烏天霸道：「這又何難。小弟近日正想到山東去做些買賣，乙哥何不同往走走，訪他一個著實下落，豈不甚好。」子飛道：「去去不妨，但是二人同往，倘然到了山東，我的師尊也在那邊，你幹的事被他見了，有些不便。不如你請先行，我緩幾天就到便是。」天霸欣然允諾。

當下二人約定日期，大家起身。那天霸到了城武，訪不出飛霞蹤跡，住了幾日，做了幾樁不明白的案兒，尚不見子飛到來，深怕此刻的縣官嚴緊，不要案發起來，不當穩便，故此離了城武，要想回轉臨安。不料在劉公島遇見雲龍夫婦。鬧出事來，竟被雲龍打死。那時，與燕子飛沒有見面。後來雲龍夫婦棄屍湖中，子飛尚還未到。

也是事有湊巧，這屍首棄在湖內之後，燕子飛才從此處經過，看見湖內有一死屍，偶然向他一瞧，分明是烏天霸，不知被何人所害，吃了一驚。下得水去，心想背他上山。無奈此湖甚深，背著死屍不能上去，故此把他拋到岸旁，自己跳上山坡，想覓些山凹內產的藤蔓，把屍繫住，拽他上來。不防虬髯公等來了，見那水面無風自動，很是疑心，四下張看。那時子飛正在覓取藤枝，未曾瞧見，及至拉了許多的藤，將近走到湖邊，聽見有人說話，把藤撇撒在一旁，跳至一株柳樹上邊往下細看。見虬髯公立於水面之上，在那裡把化骨丹化屍。頃刻之間，這屍連骨多成血水化在湖中。他雖是個殺人如草的人，看見了也覺寒起心來，在樹上邊抖戰不已。不料被虬髯公上岸瞧破，明知不能再躲，大著膽跳下樹來，恰好走過飛霞身畔，匆匆向他一看。這面目尚未看清，飛霞拔劍要砍，不敢停留，如飛而去。誰知虬髯公竟在後追來，虬髯之後，隱隱尚有一道劍光，風馳而至，暗想：「這兩人必定多是劍俠，我如仗著縱跳工夫，怎能敵得他們神速。幸虧師尊也曾教過劍遁法兒，不過沒有用過，未知靈與不靈。今日何妨試他一試。」想罷，急掣仙劍在手，臨風一晃，口念劍訣，兩足一登，果然起在空中，飄飄蕩蕩而去。

後邊虬髯、隱娘本已將次趕上，忽然一道青光，這人沖天而去。二仙暗付：「這是那一家同道，在此戲弄神通。卻不與我們見面。」心下愈覺疑惑，奈又追了多時，這劍光去得恰與自己一般的快，追不上。看看日色已西，也不知走有多少路程。虬髯心生一計，半空中把劍光斂住，暫且不迫，看他怎樣。隱娘見了，心下會意，也把劍光一斂，停在空中。那燕子飛又行了一程，見後面沒有人了。方才慢慢的收住仙劍落下地來，心中兀自驚跳不已。虬髯、隱娘看得親切，又把仙劍催動，照著那劍光下墜之處，也慢慢騰騰落將下來，恰在子飛背後約遠十丈多路。子飛如何覺得，定一定神，找大路向前行去。虬髯、隱娘遠遠的看他行動舉止，並不認識，但那行路時腳步歪斜，決定不是一個好人。隱娘忽然想起救飛霞的時候，路上曾遇一人，這行路一般無二。後與飛霞言及，說他就是燕子飛從河內出來，看來此人有五六分相像。這樣姦淫造孽之徒，正要尋他，豈可當面錯過，忙與虬髯公說知。虬髯公道：「我也疑心這人，但不知他從那裡學了劍術，豈不把我教敗壞。如今天已晚了，雲龍、飛霞諒已下山，我們且暗暗的尾隨著

他，看他做怎麼事，便知分曉。」隱娘點頭稱是。少停，見他向人問了一個信兒，轉彎向一村中而去。這村四面皆是柳樹，綠沉沉的，頗有些天然畫景。村裡邊百數十家居民，倒是個世外桃源，異常幽雅。這時候天已晚了，子飛腹中饑餓，尋了一所兩開門面不大不小的酒樓，進內夜膳。虬髯、隱娘跟了進來，見他坐在右邊那間屋內，遂在左邊遠遠的覓了一個座兒，用些酒果。此時隱娘把子飛仔細一看，已猜透有八九分是姓燕的了。子飛卻因酒樓對面乃是一所高大樓房，合村內的房屋算他最是氣概，一頭吃酒，一眼看著那廂，所以並不在意。直至吃完酒飯，又往樓窗邊細細瞧看了一回，方才下樓，會鈔而去。虬髯、隱娘也多把酒資付過，先後下樓。

出了店門，聶隱娘低低的道：「我看此人相貌行為，一定是燕子飛無疑的了。但他方才吃酒的時候，目不轉睛的看著對門，只怕今夜難保不做出些事來。你我安能坐視不救？」虬髯公也低低的說道：「道姑說得不差。此刻我們不必暗暗隨他，由他自去。且待人靜之後，俺從那一家的門前屋上而進，道姑請在門首哨探，助俺拿這惡賊何如？」隱娘道：「道長吩咐，自當從命。但來在此處，不知是何地界？這所高大房廊的那一家主人是誰，平日為人若何？此時路上尚有行人，何不問了明白。」虬髯點頭道：「既然如此。看前邊那扇朱門，隱隱是所小廟。道姑請至那裡暫坐，待俺問來。」隱娘回稱：「使得。」自尋那小廟先去。虬髯公找個老年的人，只說：「自己貪趕路途，錯過旅店，動問此處是何村莊，風俗若何？那所大戶人家的對面有所酒樓，可能安寓客商？」那人答道：「這裡乃是臨安紹興府山陰縣地界。這村名柳葉村，風俗甚好。那大戶姓柳，名青，本來是個禮部員外郎。因恨奸臣當道，退歸林下，為人樂善好施。對門那所酒樓，乃是村中人所開，每晚戌刻閉門，並不招留客商。異鄉人路過此地，倘欲借宿，只有前邊那扇紅門內的一個土地祠中，方可歇足，此外並無別處。」虬髯說聲：「有勞指引。」回身走至土地祠，與住寺老道告知借宿來意，尋見隱娘，將情節說明，多道：「今日追趕這廝，不知不覺竟又來到臨安地面，走得好好快。看來這廝劍術甚精，今日拿他倒要提防一二。」因此各甚留心。

到了天將三鼓，二仙俠從庭心一躍，跳上屋簷，不多幾步，已到柳家門首。隱娘手攜仙劍，伏在大門外滴水簷前。虬髯公飛身進內，聽一聽屋底下聲息全無，疑心此人尚未到來。忽聞後進屋年有只金鈴小犬，吠了兩聲，以後就不吠了。虬髯急忙將身一躍，來到後樓，看東首一間屋內，燈光半明。那紗窗上映出一個人影，明明在那裡走動。虬髯暗喝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奔至屋上，輕輕的揭去了四五張瓦片，往下一望，但見一絕色女子，睡在牀上。牀前一個男子揭起羅帳，手執燈火，在那裡滿牀照看。這女子高喊：「是怎麼人！大膽到此。」那男子也不回言，在身旁取出一方汗巾，向女子口中一送，掩住了他的叫喊，一手放下燈火，一手想要揭被用強。虬髯公看這男子，正是日間追趕的那廝，不由不心頭火發，在屋面上大喝一聲：「誰敢無禮！」兩足往下一頓，但聽豁喇一聲，頓斷了三四根椽木，跳下地來。燕子飛未曾防備，吃了一驚，燈光下見下來的不是別個，正是在劉公島腳踏水面化屍之人。心下一慌，要想往樓下跳時，只因自己進來的時候，乃用白龍掛在屋上下來，未曾開得窗子，如何跳得下去。沒奈何，硬著頭皮回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，敢與我燕子飛作對，吃我一劍。」說罷，舉起青芙蓉劍向虬髯劈面便砍。虬髯聽他自己說出燕子飛名字，方知隱娘果然認得不錯。說聲：「原來你正是燕賊，在城武縣做得好事，正要拿你。」舉劍相還。牀中那個女子見屋上又下來了一個鬚鬚老者，與那人各出兵器殺做一堆，嚇得渾身抖戰，香汗直流，急向口中自把汗巾掏出，大喊：「快快救人！」這兩隻小腳在牀上邊登登震動，恍如播鼓一般，驚醒了隔房中柳青老夫婦與上下眾人，齊喊一聲：「為怎麼事？」七跌八跳，跑進四五個人來。柳員外夫婦挺身在前，聽得房中有刀劍叮噹之聲，猛抬頭往內一瞧，見有一個老者與一個身材瘦矮之人在那裡拼命廝殺，不知為了何事。柳安人嚇得倒退數步，口不能言，還是員外有些主意，料著這兩人之中必有一個歹人在內，吩咐家丁們：「快快鳴鑼，央告眾多鄰共拿強盜。」家丁答應一聲，一霎時鳴起鑼來，驚動得合村的人喧拿一片。燕子飛恐人多了，萬難脫身，情急計生，慌忙賣個破綻，搶到虬髯公下來的地方，把芙蓉劍一擺，身體往上一跳，竟被跳上屋面，如飛逃去。虬髯公怎肯放過，也駕劍光追來。聶隱娘守在大門，見屋後忽起一道青光，必是燕子飛逃了出來，不打從屋面經過，往斜刺裡狂奔，也縱劍光緊緊追來。

行有半里之遙，來到一座高山。這山名松針嶺，甚是險峻。虬髯公追得火發，暗想：「似此苦苦奔馳，趕到何方才能趕上，不如竟用飛劍斬了，與民除害，豈不大妙。」主意一定，將劍訣一收，落下山峰，即把手中的那一柄屠龍寶劍臨風一擲，祭起空中，向燕子飛腦後劈來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容易躲，祭來寶劍恐難逃。

要知燕子飛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